

隨息居重訂霍亂論上

經云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蓋六氣之邪都從火化外感之病雖有因寒因熱之分而熱者較多霍亂不過外感之一證其中亦有寒有熱初非專屬於寒也特以其來太驟擬議不及辨證稍疏生死立判視傷寒溫暑尤難措手味者乃專執附桂一方統治一切霍亂不亦慎乎夢隱向有霍亂論之刻久已風行近又重加編訂益爲詳備蓋深疾偏執一方以治百病之弊故不辭痛切言之如此讀者顧疑其偏用寒涼未免以詞害意矣昔涇溪作愼疾芻言而自論之曰有疑我爲專用寒涼攻伐者不知此乃爲誤用溫補者戒非謂溫補概不可用也諒哉斯言請以移贈夢隱此書可乎同治癸丑正月烏程汪曰楨

隨息居士當昇平盛世生長杭垣不幸幼失怙自知無應世才
而以潛名其齋或謂甘自廢棄而以癡目之因自號牛癡山人
嘗刊潛齋醫學叢書十種問世年未五十忽挈兩弟攜一硯以
歸籍然貧無錐地賃屋而居或問故曰余繼先人志耳乃顏其
草堂曰歸硯輯歸硯錄以見志藉硯遊吳越間哺其家口泊庚
申之變或招遊甬越辭不往辛酉秋勢日蹙不克守先人邱壟
始別其兩弟攜妻孥棲於濮院人視之如野鶴閒雲而自傷孤
露四十年值此亂離靡定題所居曰隨息且更字夢隱草隨息
居飲食譜以寓感慨迫季冬杭垣再陷悠悠長夜益覺難堪今
春急將三四兩女草草遣嫁夏閒避地申江妻孥踵至僦屋黃

歛浦西仍曰隨息居略識顛末俾展卷而知隨處以息者卽牛癡山人身不能潛硯無所歸之華胥小隱也

重訂霍亂論者以道光間嘗草霍亂論於天台道上爲海豐張柳吟先生闕定同郡王君仲安梓以行世蓋二十餘年矣板存杭會諒化劫灰咸豐初元定州楊素園先生又與王氏醫案十卷合刻於江西不知其板尙存否今避亂來上海適霍亂大行司命者罔知所措死者實多元和金君篋齋仁心爲質惻然傷之徧搜坊間霍亂論欲以弭亂而不能多得聞余踪跡卽來訂亥始知其讀余書有年神交已久屬余重訂以爲登高之呼余自揣無撥亂才方悔少年妄作之非愧無以應也踰兩月篋齋

亦以此證遽逝尤愴余懷哲嗣念慈檢得轉筋證治遺書一冊
示余曰此先人丁巳年刊於姑蘇者今板已燬書亦無餘余讀
之簡明切當多采芻蕘洵可傳之作因歎篋齋韜晦之深竟不
余告也吳縣華君麗雲知余硯田蕪穢持家藏下巖青花石一
片見贈曰子將無意慰金君耶有意慰金君則重訂之舉曷可
以已乎余不能辭遂受其片石纂此以慰篋齋於地下非敢自
忘不武謂可以戡定斯亂也書成題曰重訂霍亂論首病情次
治法次醫案次藥方凡四篇同治建元壬戌閏月丙午華胥小
隱自記

隨息居重訂霍亂論總目

病情第一

總義

熱證

寒證

治法第二

伐毛

取嚏

刮法

焮法

刺法

搨洗

治熱證

熨灸

治寒證

偵探

策應

紀律

守險

醫案第三

南鍼

夢影

重刊醫案

藥方第四

藥性

方劑

隨息居重訂霍亂論第一

病情篇

海昌王士雄夢隱纂

總義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曰。太陰所至。爲中滿霍亂吐下。

太陰溼土之氣。內應於脾。中滿霍亂吐下。多中焦溼邪爲病。故太陰所至。不必泥定司天在泉而論也。五運分步。春分後。交二運。火旺。天乃漸熱。芒種後。交三運。土旺。地乃漸溼。溼熱之氣上騰。烈日之暑下爍。人在氣交之中。受其蒸淫。邪由口鼻皮毛而入。留而不去。則成溫熱暑疫諸病。霍亂特其一證也。若其人中陽素餒。土不勝溼。或飲冷貪涼太過。則溼遂從

寒化而成霍亂者亦有之。然熱化者天運之自然。寒化者體氣之或爾。知常知變。庶可治無不當也。

靈樞經脈篇曰。足太陰厥氣上逆。則霍亂。

足太陰脾土臟也。其應在溼。其性喜燥。鎮中樞而主升。清降濁之司。惟溼盛而滯。其升降之機。則濁反厥逆於上。清反抑陷於下。而爲霍亂。雖有熱化寒化之分。治宜宣其濁。則逆自平。而亂乃定。清自升也。

傷寒論曰。病有霍亂者何。答曰。嘔吐而利。名曰霍亂。

此設爲問答。以明霍亂之病。謂邪在上者多吐。邪在下者多利。邪在中焦。上逆而爲嘔吐。復下注而利者。則爲霍亂。霍亂

者。揮霍悶亂。成於頃刻。變動不安之謂也。若上不能納。下不能禁之。久病。但名吐利。不得謂之霍亂也。

又曰。病發熱。頭痛。身痛。惡寒。吐利者。此屬何病。答曰。此名霍亂。自吐下。又利止。復更發熱也。

徐洄溪曰。此霍亂是傷寒變證。郭白雲曰。此論霍亂似傷寒之證。蓋傷寒而霍亂者。陰陽二氣亂於胸中也。初無病而霍亂者。往往飲食失節。而致胸中逆亂也。經云。清氣在陰。濁氣在陽。營氣順脈。衛氣逆行。清濁相干。亂於胸中。是爲大悞。亂於腸胃。則爲霍亂。惟亂於胸。所以吐。亂於腸。所以利。經言五亂。霍亂其一也。張路玉曰。傷寒吐利。由邪氣所傷。霍亂吐利。

由飲食所傷。其有兼傷寒之邪。內外不和。加之頭痛發熱而

吐利者。是傷寒霍亂也。雄案霍亂有因飲食所傷者。有因溼

邪內蘊者。有因氣鬱不舒者。但既有發熱頭痛身痛惡寒之

表證。則治法必當兼理其表。此仲聖主五苓散之義也。然表

證之可兼者。不獨寒也。如吸受溫熱風暑之邪者。皆能兼見

表證。舉隅三反。活法在人。其溫暑直侵脾胃。與內邪相協為

虐。迨裏氣和而吐利止。則邪復還之表。而為發熱者。駕輕湯

主之。寒霍亂後表不解者。有仲聖之桂枝法在。

醫徹曰。霍亂之候。其來暴疾。腹中疝痛。擾亂不安。有吐瀉交作。

有吐而不瀉。瀉而不吐。有不得吐而又不得瀉。則邪有上下淺

深之分。而總以得吐爲愈。邪有入必有出。鹽湯探吐。上妙法門。然後調其胃氣可也。蓋霍亂每傷於胃。雖風寒暑溼。四氣相乘。而中必先虛。故邪入焉。至飲食失和。穢邪觸感者尤多。胃氣一傷。清濁相干。邪不去則正不安。所以攻邪尤要於扶正也。卽至肢冷脈伏。轉筋聲啞。亦必驅邪至盡。蓋邪去則正安。非比他證。養正而邪自除也。所以當其發時。不可用米飲。先哲諄諄戒之。豈無謂哉。觀於乾霍亂。上不得吐。下不得瀉。亦因邪不能出。所以爲劇。治者益可思其故矣。

此治霍亂之大法也。總以得吐爲邪有出路者。承上不得吐瀉之乾霍亂言也。邪不去則正不安。尤爲治諸病之名言。但

霍亂雖無養正則邪自除之理而虛多邪少之證亦閒有之
治宜攘外安中竝用又未嘗無其法也

病源曰霍亂脈大可治微細不可治霍亂吐下脈微遲氣息劣
口不欲言者不可治

治法彙曰吐瀉脈代乃是順候氣口脈絃滑乃膈間有宿食雖
吐猶當以鹽湯鵝翎探之吐盡用和中藥凡吐瀉脈見結促代
或隱伏或洪大皆不可斷以為死果脈來微細欲絕少氣不語
舌卷囊縮者方為不治

醫通曰脈伏或微澀者霍亂脈長為陽明本病霍亂脈洪大吉
虛微遲細兼喘者凶霍亂之後陽氣已脫或遺溺不知或氣怯

不語。或膏汗如珠。或躁欲入水。或四肢不收。舌卷囊縮。皆為死候。

金匱齋轉筋證治云。此證重者立時脈伏。乃邪閉而氣道不宣。勿輕信庸工為脈絕不救也。案營虛氣奪。脈微欲絕者。復脈湯主之。氣散陽飛。脈微欲絕者。四逆湯主之。若客邪深入。氣機痺塞。脈道不能流通。而按之不見者。為伏脈。此為實證。與絕脈判若天淵。苟遇伏脈而不亟從宣通開泄之治。則脈亦伏而漸絕矣。但此乃邪閉之絕。彼為元脫之絕。脫者誤開。陽亡而死。閉者誤補。邪錮而死。又案天士云。經曰。暴病暴死。皆屬於火。火鬱於內。不能外達。故似寒證。關竅閉塞。經絡不

通脈道不行多見沉滯無火之脈。愚謂各證皆然。舉一可例其餘。然非閱歷深者不能知此。

熱證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曰。土鬱之發爲嘔吐霍亂。

諸鬱之發必從熱化。土鬱者中焦溼盛而升降之機乃窒。其發也每因吸受暑穢。或飲食停滯。遂至清濁相干。亂成頃刻而爲上吐下瀉。治法如燃照湯。宜土鬱而分陰陽。連樸飲。祛暑穢而行食滯。若驟傷飽食而腕脹脈滑。或脈來澀數模糊。胸口按之則痛者。雖吐猶當以鹽湯探吐。吐盡其食。然後以駕輕致和等湯調之。

又云不遠熱則熱至。熱至則身熱吐下霍亂。

此明指霍亂有因熱而成者。奈病源三因等書。咸謂霍亂本於風冷。遂致後人印定眼目。凡患熱霍亂者。率爲藥誤。且不遠熱三字。亦非。但以藥食爲言。如勞役於長途田野之間。則暑邪自外而入。所謂熱地如鑪。傷人最速。宜白虎湯六一散之類。甘寒以清之。或安享乎醇酒膏粱之奉。則溼熱自內而生。所謂厚味腊毒。不節則嗟。宜梔豉湯連樸飲之類。苦辛以泄之。其有暑入傷元。白虎湯可以加參。氣虛招感。用參朮必佐清邪。昔賢成法。自可比例而施。奈昧者妄謂勞傷之病。宜補膏粱之體。必虛。知其一不知其二。信手溫補。動輒殘生。可

哀也已。

至真要大論曰。諸熱瞀瘵。諸逆衝上。諸躁狂越。皆屬於火。瞀昏悶也。瘵抽掣也。熱傷神則瞀。火迫血則瘵。火性炎上。故逆而衝上。躁煩躁不安也。狂狂亂也。越失常度也。熱盛於外。則肢體躁擾。熱盛於內。則神志煩亂。蓋火主動。凡病之動者。皆屬於火。霍亂而見此等證候者。皆為熱邪內盛之的據也。又曰。諸轉反戾。水液渾濁。諸嘔吐酸暴。注下迫。皆屬於熱。諸轉反戾。轉筋拘攣也。熱氣燥燥於筋。則攣瘵為痛。火主燔灼。躁動故也。水液小便也。小便渾濁者。天氣熱。水渾濁也。嘔吐者。火氣炎上之象也。胃為陽土。性主下行。胃中熱盛。則迫

逆而上衝也。土爰稼穡而味變酸者。肝熱內燔故從而化也。暴注卒暴注泄也。腸胃熱盛而傳化失常。火性疾速。故如是也。下迫後重裏急迫痛也。火性急速而能燥物故也。此段經文形容霍亂轉筋證象如繪。業醫者必人人讀之。何以臨證茫然。徒惑於弔腳痧腳麻沙等俗名。而貿貿然妄投燥熱之藥。以促人天年。抑何不思之甚耶。

千金要方曰。中熱霍亂暴利。心煩脈數。欲得冷水者。以新汲井水頓服一升。

郭白雲曰。治霍亂之法。惟千金要方最爲詳備。

治暑全書曰。暑氣入腹。惡心腹痛。上吐下瀉。瀉如水注。

春分以後。秋分以前。少陽相火。少陰君火。太陰溼土。三氣合
行其政。故天之熱氣下。地之溼氣上。人在氣交之中。受其蒸
溼之氣。由口鼻入而擾其中。遂致升降失司。清濁不分。所瀉
者。皆五臟之津液。急宜止之。然止非通。因塞用之。謂也。溼甚
者。胃苓湯。分利陰陽。暑亦自去。熱甚者。桂苓甘露飲。清其暑
火。溼亦潛消。若火盛之體。內本無溼。而但吸暑邪者。白虎湯
之類。宜之。且臟性有陰陽之別。陰虛者火旺。雖病發之時。適
犯生冷。而橘樸等。只宜暫用。陽虛者溼勝。雖寒潤之品。非其
所宜。如胃苓湯。已爲合法。縱使體極虛羸。亦不過補氣清邪
並用。若因其素稟之虧。而忘其現病之暑。進以丁附薑桂之

劑。真殺人。不轉睫矣。凡傷暑霍亂。有身熱煩渴。氣粗喘悶。而兼厥逆躁擾者。慎勿認爲陰證。但察其小便必黃赤。舌苔必黏膩。或白厚。宜燃照湯。澄冷服一劑。卽現熱象。彼時若投薑附藥。轉見渾身青紫而死矣。甚或手足厥冷。少氣昏面爪甲皆青。腹痛自汗。六脈皆伏。而察其吐出酸穢。瀉下臭惡。小便黃赤熱短。或吐下皆係清水。而瀉出如火。小便點滴。或全無者。皆是熱伏厥陰也。熱極似陰。急作地漿煎竹葉石膏湯服之。又有吐瀉後身冷如冰。脈沉欲絕。湯藥不下。或發噦。亦是熱伏於內。醫不能察。投藥稍溫。愈服愈吐。驗其口渴。以涼水與之。卽止。後以駕輕湯之類投之。脈漸出者生。然暑之爲病。

傷之驟則發之暴。傷之漸則發之緩。故九月時候。猶多伏暑。霍亂之證。醫者不可不知。

金匱曰。轉筋之爲病。其人臂腳直。脈上下行微絃。轉筋入腹者。雞矢白散主之。

劉守真曰。轉。反戾也。熱爍於筋。則攣瘵而痛。或以爲寒。客於筋者。誤也。蓋寒主收引。然止爲厥逆。禁固屈伸不利。安得爲轉也。所謂轉者。動也。陽動陰靜。熱證明矣。夫轉筋者。多由熱甚。霍亂吐利所致。以脾胃土衰。則肝木自盛。而熱爍於筋。故轉筋也。夫發渴則爲熱。凡霍亂轉筋而不渴者。未之有也。尤拙吾曰。肝主筋。上應風木。肝病生風。則爲轉筋。其人臂腳

直脈上下行微絃。經云。諸暴強直。皆屬於風也。轉筋入腹者。脾土虛而肝木乘之也。雞爲木畜。其矢微寒。而能祛風溼。以利脾氣。故取以治是病焉。

張石頑曰。嘔吐泄瀉者。溼土之變也。轉筋者。風木之變也。溼土爲風木所剋。則爲霍亂轉筋。平胃散加木瓜主之。有一毫口渴。卽是伏熱。凡朮附薑桂種種燥熱之藥。誤服卽死。雖五苓散之桂。亦宜慎用。雄按張氏此言。可謂先獲我心矣。蓋仲聖雖立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之法。然上文有頭痛惡寒之表證。仍是傷寒之霍亂。故用兩解之法。其雖兼表證。而非風寒之邪。或本無表證而熱甚口渴者。豈可拘泥成法。不

知變通而徒藉聖人爲口實哉。

透徹古人用法之意是真讀書人語定州楊照藜讀

薛一瓢曰。風自火生。火隨風轉。乘入陽明則嘔賊。及太陰則瀉。是名霍亂。竄入筋中則攣急。流入脈絡則反張。是名瘧。故余曰。瘧與霍亂同出一源。但瘧證多厥。霍亂少厥。蓋瘧證風火閉鬱。鬱則邪勢愈橫。不免逼亂神明。故多厥。霍亂風火外泄。泄則邪勢外宣。不至循經而走。故少厥。此瘧與霍亂之分別也。然瘧證邪滯三焦。三焦乃火化。風得火而愈扇。則逼入膈中而暴厥。霍亂邪走脾胃。脾胃乃溼化。邪由溼而停留。則淫及諸經而拘攣。火鬱則厥。火竄則攣。又瘧與厥之遺禍也。瘧之攣急。乃溼熱生風。霍亂之轉筋。乃風來勝溼。

木克土也。瘧則

由經及臟而厥。霍亂則由臟及經而攀。總由溼熱與風滯亂。清濁升降失常之故。夫溼多熱少則風入土中而霍亂。熱多溼少則風乘三焦而瘧厥。厥而不返者死。胃液乾枯火邪盤踞也。轉筋入腹者死。胃液內涸風邪獨勁也。然則胃中津液所關顧不鉅哉。厥證用辛開泄胸中無形之邪也。乾霍亂用探吐泄胃中有形之滯也。然泄邪而胃液不上升者熱邪益熾。探吐而胃液不四布者風邪更張。終成死候。不可不知。雄案霍亂溼多熱少道其常也。至於轉筋已風自火出而有勝溼奪津之勢矣。余自髫年卽見此證流行。死亡接踵。嗣後畱心察勘。凡霍亂盛行多在夏熱亢旱酷暑之年。則其證必劇。

自夏末秋初而起。直至立冬後始息。夫彤彤徂暑。溼自何來。祇緣今人蘊溼者多。暑邪易於深伏。迨一朝卒發。漸至闔戶沿村。風行似疫。醫者不知原委。理中四逆。隨手亂投。殊可歎也。余每治愈。此證必詢其人曰。豈未病之先。毫無所苦耶。或曰。病前數日。手足心如烙。或曰。未病之前。覩物皆紅如火。噫。豈非暑熱內伏。欲發而先露其機哉。智者苟能早為曲突徙薪之計。何至燎原莫救乎。以胃液之存亡。決病情之生死。尤為精識。昧者肆行燥烈。助虐燥津。徒讀父書。可為痛哭。道光元年

直省此證大作。一覺轉筋。即死。京師至棺木賣盡。以席裹身而葬。卒未有識。為何證者。俗傳食西瓜者。即死。故西瓜賤甚。余時年十一。輒與同學者。日日飽啖之。卒無恙。今讀此論。則醫學之陋。不獨今日為然也。素園楊照藜識。

楊氏之論極是。余於是年亦日食西瓜。而闔家無染病者。卽其驗也。然是年霍亂間有誤食西瓜而死者。爲友人董鑄范所親見。蓋宜服香薷之證。誤信亂壇之語。以致寒涼遏抑而斃也。是亦不可不知。故處方論治。非辨證不可。本論第二篇治法西瓜汁證法。有汗頻二字最的。烏程汪日楨謝城

王清任曰。道光元年。病吐瀉轉筋者數省。都中尤甚。傷人過多。貧不能埋葬者。國家發帑施棺。月餘間。費數十萬金。彼

時醫工。或云陰寒。或云火毒。余謂不分男婦老少。衆人同病。

卽疫也。卓識或曰。旣是疫。何以芩連薑附亦有或效者。余曰。

芩連效在邪勝之時。薑附效在正虛之體。亦有服藥終不效。

必鍼刺而得愈者。試看所流之血。盡是紫黑。豈不是疫火之

毒。深入於營分哉。以疫邪自口鼻由氣管達於血管。將氣血

凝結。壅塞津門。醫林改錯云。幽門之左寸許。另有一門。名曰津門。津門上有一管。名曰津管。是由胃出精

汁水液之道。路水不得出。故上吐下瀉。初得病時。宜即用鍼刺尺澤

穴。出紫黑血。則毒氣外泄矣。蓋人身氣管。周身貫通。血管。周

身亦貫通。尺澤左右四五根血管。刺之。皆出血。皆可愈。尺澤

上下刺之。亦可愈。一面鍼刺。一面以解毒活血之藥治之。雄

案王氏親見臟腑而善鍼法。所論皆鑿鑿可信。非懸揣虛擬

可比。雖用藥非其所長。而以解毒活血四字為綱。亦具有卓

見。

補亡論曰。靈樞五亂之證。惟亂於腸胃一證。名霍亂。故作吐利。其餘四證。皆不作吐利。祇謂之亂氣。昔柳州之疾。蓋亂氣于心之證。非霍亂也。謂爲乾霍亂者。雖謬。然尙不失爲五亂之一。今則無復知亂氣之名矣。

治法彙曰。乾霍亂俗名攪腸痧。其狀欲吐不吐。欲瀉不瀉。撩亂揮霍是也。急宜探吐。得吐方可。不吐則死。法曰。既有其入。必有其出。今有其入而不得其出者。否塞也。多死。得吐後方可理氣和中。隨證調治。

醫通曰。乾霍亂是土鬱不能發泄。火熱內熾。陰陽不交之故。或問方書皆言宿食與寒氣相搏。何以獨指爲火耶。曰。昏亂躁悶。

非諸躁狂越之屬火者乎。每致急死。非暴病暴死之屬火者乎。但攻之太過。則脾愈虛。溫之太過。則火愈熾。寒之太過。則反扞格。須反佐以治。然後火可散耳。古法有豎煎童便。非但用之降火。且兼取其行血也。

此證病因非一。驟傷飲食者宜探吐。宿食爲患者宜消導。氣鬱感邪者宜宣豁。暑火直侵者宜清解。諸法竝列於後。用者審之。

慮其格拒。反佐以治。真精語也。桂苓甘露飲治熱證。而用桂通脈。四逆湯治寒證。而用豬膽汁。皆卽此義。夢影中治陳姬案。石膏芩連加細辛少許。然照湯之用薤仁。亦此義也。若

寒證而用芩連熱證而用薑附。則正與病反。非反佐之義矣。
謝城

又曰。脾胃喜香燥而惡臭溼。若素多溼滯而犯臭氣。則正氣鬱遏。腹痛乃作。或上連頭額俱痛。或下連腰腿俱痛。有痛死不知人。少閒復甦者。有腹痛不時上攻。水漿不入數日不已者。甚至欲吐不吐。欲瀉不瀉。或四肢厥逆。面青脈伏。或徧體壯熱。面紫脈堅。俱與生黃豆嚼之。覺香甜者是臭毒也。急以燒鹽探吐。或以童便製香附四五錢爲末。停湯頓服最效。舉世有用水搭肩背及臂者。有以苾麻水溼刮之者。有以瓷碗油潤刮之者。有以瓷鋒鍼刺委中出血者。總欲使腠理開通之意耳。其脈多伏。或

細小緊澀。或堅勁搏指中帶促結。皆是陰逆陽伏之象。不可誤認。陰寒而投熱藥。雖砂仁之辛溫香竄。亦不可輕用。若見面青唇黑。脈勁搏指。厥逆喘促。多不可救也。又曰。觸犯臭穢而腹痛嘔逆。刮其脊背。隨發紅斑者。俗謂之痧。甚則欲吐不吐。欲瀉不瀉。乾嘔疔痛者。曰絞腸痧。更有感惡毒異氣而驟發黑痧。俗名番沙。卒然昏倒。腹痛面色黑脹。不呼不叫。如不急治。兩三時即斃。有微發寒熱。腹痛痲贅。嘔惡神昏者。或澀澀汗出。或隱隱發斑。此毒邪熾發於表也。亦有發即瀉利厥逆。腹脹無脈者。此毒邪內伏不能外發也。所患最暴。多有不及見斑而死者。經謂大氣入於臟腑。雖不病而卒死是也。初覺

先將紙撚點焯頭額。卽以苡麥焙燥。去殼取末三錢。涼開水調服。重者少頃再服。卽安。蓋苡麥能鍊腸胃滓穢。降氣寬胸。而治濁滯。爲痧毒之專藥。其毒甚面黑者。急於兩膝後委中穴。砭出黑血。以泄毒邪。凡驟發之病。勿慮其虛。非此急奪。束手待斃。原夫此病與臭毒相類。與霍亂相似。乃疫癘之最劇者。初起昏憤不省。脈多沉匿不顯。或渾渾不清。勿以腹痛足冷。而與溫藥。如苡麥一時莫得。或服之不應。卽宜理氣爲先。如香蘇散加薄荷。荊芥辛涼透表。次則辟邪爲要。梔子豉湯加牛蒡生甘草解毒。和中表熱勢甚。清熱爲急。黃芩湯加連翹木通分利陰陽。若見煩擾腹脹。脈來數疾。急投涼膈散。以竹葉易生薑。則毒從下奪。

熱劇神昏。雖合三黃。多不可救。煩渴引飲。遺溺。速清陽明。白虎湯加蔥豉。使毒從表化。斑點深赤。毒在血分者。濃煎益母草少。投生蜜放溫恣服。取效最捷。以其專下惡血也。或加生蘆煎汁半杯。總取散血之功。以上諸法。在未經誤藥。庶可挽回。一二曾見。一商初到吳會。暢飲酣歌。席閒霎時不安。索生薑湯一啜而逝。又有朔客到楓。竟混澡浴。忽然眩暈嘔逆。到舟即斃。凡感受暑熱穢疫諸邪者。大忌熱湯澡身也。更有誤認傷寒而與發散。周身焮紫如雲而死。

者亦有誤認麻疹而與檉柳櫻桃核湯。咽痛失音而死者。亦有誤認寒證而與熱劑。口鼻流血而死者。變生反掌。不似時行。猶可遷延數日也。

上海特海陬一邑耳。二十年來屢遭兵燹。乃滄海漸變桑田。

外國之經營日廣。蘇省又以爲會垣。而江浙之幸免於難者。率遷於此。各省商舶麇集。帆檣林立。踵接肩摩。居然一大都會矣。然人煙繁萃。地氣愈熱。室廬稠密。穢氣愈盛。附郭之河。藏垢納污。水皆惡濁不堪。今夏余避地來遊。適霍亂臭毒。番痧諸證盛行。而臭毒二字。切中此地病因。奈醫者茫然。竟有令人先服薑汁一錢者。有以大劑溫補主治者。皆刊印徧貼通衢。病家信之。死者日以千計。道殣相望。錢塘吳菊潭茂才告余曰。目擊一人七竅流血而死。聞之惻然。豈亦劫運使然歟。

玉衡曰。先吐瀉而心腹疔痛者。從穢氣而發者多。先心腹疔痛

而吐瀉者。從暑氣而發者多。然吐瀉之霍亂。乃暑穢傷人氣分。宜用油鹽刮其皮膚。則痧不內攻。若心胸脹悶。腹中疝痛。或如板硬。或如繩縛。或如筋弔。或如錐刺刀割。雖痛極而不吐瀉者。名乾霍亂。乃邪已入營。宜以鍼刺出血。則毒有所泄。然後再審其因而藥之。若痧脹已極。難於刮刺者。又必先以藥救醒。乃可以回生。明此三法。庶可十全。

王晉三曰。痧者寒熱之溼氣。皆可以爲患。或四時寒溼凝滯於脈絡。或夏月溼熱鬱遏於經隧。或鼻聞臭氣而阻逆經氣。或內因停積而壅塞府氣。則胃脘氣逆。皆能脹滿作痛。甚至昏憤欲死。西北人以楊柳枝蘸熱水鞭其腹。謂之打寒痧。東

南人以油碗或油綫刮其胸背手足內脰。謂之刮痧。以碗鋒及扁鍼刺舌下指尖及曲池委中出血。謂之鋤痧。更服玉樞丹等以治其內。是皆內外達竅以泄其氣。則氣血得以循度而行。其脹卽已。實卽霍亂耳。非另有痧邪也。維案方書從無痧證之名。惟乾霍亂有俗呼絞腸痧者。是世俗之有痧。不知起於何時也。至醫說始載葉氏用蠶退紙治痧之法。以蠶性豁痰祛風利竅。其紙已經鹽醃而順下最速也。乃江民瑩誤爲解効證。雖爲杭堇浦所譏。然亦可見從前痧證不多。故古人皆略而不詳也。迨國初時其病漸盛。自北而南。所以又有滿洲病與番痧之名。郭氏因龔雲林青筋之說。而著痧脹

玉衡一書推原極變其說甚辨而痧之證治乃備石頑復分
臭毒番痧爲二者謂惡毒癘氣尤甚於穢邪也晉三又辨痧
卽外邪驟入阻塞其正氣流行之道之謂而痧之病義益明
至情志多鬱之人稍犯涼熱卽能成痧且不時舉發亦由氣
血失其宣暢也右陶雖有截痧方而用藥殊乖江氏以香附
芩梔撫芎爲劑較爲合法其諸痧名狀玉衡書具在不多贅
長洲龍青霏脈學聯珠云痧脹之證多屬奇經蓋奇經爲十
二經之支流也五臟之清氣不升六腑之濁氣不降譬猶五
湖四瀆漫溢泛濫盡入江河而清濁已混更水甚土崩泥沙
渾擾流蕩不清井踰壅塞故其病有痧脹之名痧脹者猶沙

漲也。總由十二經清濁不分，流溢入奇經，而奇經脈現，則爲癍證也。邪氣滯於經絡，與臟腑無涉，不當徒以藥味攻臟腑。宜先用提刮之法，及刺法，使經絡既通，然後用藥，始堪應手也。雄案此說似創而實確，然經絡既通，雖不藥可愈，特慮邪已漸及腑臟，則刮刺不足了事。譬如險要爲賊所據，不可徒講防堵也。

疫疹一得曰：凡初起六脈細數沉伏，面色青慘，昏憤如迷，四肢逆冷，頭汗如雨，其痛如劈，腹內攪痛，欲吐不吐，欲瀉不瀉，此爲悶疫，斃不終朝。

悶者，熱毒深伏於內，而不能發越於外也。漸伏漸深，入臟而

死不俟終日也。至於治法。宜刺曲池委中。以泄營分之毒。再灌以紫雪。清透伏邪。使其外達。或可挽回也。治法精良素園

寒證

素問氣交變大論曰。歲土不及。民病飧泄霍亂。

歲土不及。則脾胃素虛之人。因天運而更見其虛。中陽既虛。寒溼自盛。以致朝食暮瀉。而為飧泄。甚加嘔吐。而為霍亂。觀其與飧泄竝稱。則知利者。必是清穀。而非臭穢。吐者。亦必澄澈。而非酸濁。小使之利。口之不渴。又從而可必矣。如此纔是寒溼霍亂。可以理中五苓之類治之。故讀書須以意逆其理。自然觸處洞然。無往而不貫矣。且寒霍亂多見於安逸之人。

以其深居靜處。陽氣不伸。坐臥風涼。起居任意。冰瓜果恣食爲常。雖在盛夏之時。所患多非暑病。王安道論之詳矣。輕則藿香正氣散。或平胃加木香藿香生薑半夏之類。溼盛而四肢重著骨節煩痛者。胃苓湯加木香藿香大腹皮之類。七情鬱結寒食停滯者。厚樸湯治中湯。頭痛惡寒無汗者。香薷飲先解其表。隨以大順散調其裏。如果脈弱陽虛腹痛。喜得溫按。瀉出不臭者。來復丹。若吐瀉不止。元氣耗散。或水粒不入。或口渴喜冷而不多飲。或惡寒戰慄。手足厥冷。或煩熱發躁。揭去衣被。但察其瀉出不臭者。乃內虛陰盛格陽。宜理中湯。甚則四逆湯加食鹽少許。更有鼻瀉如水冷汗四逆脈弱。

不能言者。急進漿水散救之。竝宜冷服。然此輩實由避暑而反爲寒傷致病。若拘泥時令。誤投清暑之劑。而更助其陰。則頃刻亡陽莫挽矣。前人有治此證而愈者。尙未確知其爲寒病也。遂謂夏月暑病。通宜熱藥。妄立陰暑名目。貽誤後人。此因偶中而錯認面目也。余於溫熱經緯辨之詳矣。

至真要大論曰。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屬於寒。

或曰。醫者精脈理。諳藥性。胸羅經史。口熟方書。斯可以濟世矣。余曰。不可。必也能辨證。平苟不辨證。而但憑脈以用方藥。雖引古證。今有典有則。恐不免爲二豎所笑也。惟聖人早料及此。以辨證之法。大書特書。垂示後世。可謂旣詳且盡。豈但

爲霍亂分寒熱哉。

傷寒論曰。霍亂頭痛發熱。身疼痛。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

此霍亂之因傷寒而致者。故兼有頭痛發熱身痛諸表證也。雖欲飲水而表證未罷。故以五苓散爲兩解之法。二方皆爲風寒而設。熱多謂表熱未衰。寒多謂裏寒較盛。於一病中察其內外之輕重。而辨邪氣之聚散。以施治法。聖人辨證詳盡如是。而後人顛預。或至誤會。凡夏秋熱霍亂之口渴者。輒用五苓散。多致僨事。須知桂朮爲渴家所忌。惟風寒之邪鬱阻氣機。致水液不行而渴者。始可用以行氣化水也。

分析甚明發前人所未發

蓋熱多竝非表裏大熱欲飲水亦與大渴引飲不同也謝城

之。又曰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當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湯小和

吐利止裏已和也身痛不休者表未解也。故須桂枝和解其外。所謂表病裏和汗之則愈也。但此為寒霍亂後之兼有風寒表邪者而言。若溫熱暑疫霍亂後之表未解者不得率爾引用也。余擬駕輕湯一方最為合治。然其意亦不敢出聖人之範圍也。詳其一曰消息再曰小和之者。蓋以吐利之餘裏氣已傷。故必消息其可汗而汗之。亦不可大汗而小和之也。況熱霍亂後津液尤虛者。其可妄施汗法乎。故余但以輕清

爲制也。

又曰吐利發汗。脈平小煩者。以新虛不勝穀氣故也。

吐利可發汗者。傷寒霍亂也。脈平爲邪已解。而小煩者。以吐下後胃氣新虛。不能消穀。故霍亂病時內不可便與飲食。必待胃漸下行爲順。而倉廩始開也。暑熱霍亂。尤奪胃津。漑以甘涼。自能思穀。

先曾祖秉衡公曰。傷寒外感之總名。傷寒論統論外感之書也。先大父永嘉公曰。難經云。傷寒有五。則五種外感。古人皆謂之傷寒矣。傷寒論有治風治溫治暍治溼諸法。則非專論一傷寒矣。楊素園大尹曰。注傷寒者無慮數十家。皆以爲專

論傷寒之書。故恆覺支離附會。不適於用。雄嘗謂傷寒有五。瘧亦有五。不過重輕之別耳。傷寒惟感寒卽病者。爲正傷寒。乃寒邪由表而受。治宜溫散。其邪在半表半裏。或所感邪氣較輕。不爲傷寒。而爲正瘧者。脈象必絃。竝宜和解。設冬傷於寒。而不卽病。則爲春溫。夏熱之病。其較輕者。則爲溫瘧。瘧瘧。若感受風溫。溼溫。暑熱之氣者。重則爲時感。輕則爲時瘧。今世溫熱多而傷寒少。故瘧亦時瘧多。而正瘧少。惟葉天士先生精於溫熱。暑溼諸感。故其治瘧也。一以貫之。余師其意。凡治時瘧。必辨其爲風溫。爲溼溫。爲暑熱。爲伏邪者。仍以時感法清其源。故四十年來。治瘧無難愈之證。推而廣之。仍不止

瘧疾爾也。如風寒暑溼皆可以爲霍亂。則冬寒內伏。至春夏不爲溫熱病。亦可以爲霍亂也。特不多見。故從來無人道及。今年春夏之交。余在濮院。卽有是證。未交芒種。薄遊海上。則沿門闔戶已成大疫。蓋去冬積雪久凍。傷於寒者較深。而流離失所。斗米千餘。精神之不藏者既多。中氣之不餒者亦罕。且今春過冷。入夏甚涼。殆肅殺之氣未消。發生之機不暢。故伏邪不能因升發之令。外泄以爲溫。久伏深藏。如姦匪潛匿。毫無覺察。或其人起居飲食之失調。或外感稍侵。而引動。遂得乘機卒發。直犯中樞。而爲霍亂。故多無腹痛之兼證。而愈後輒有餘波。與向來夏秋所行。因於暑溼爲患者。證候則一。

病情迥殊也。治法亦稍有不同。然伏邪化熱。自裏達外。與伏暑內發。理無二致。故其人必口渴。而刺血則紫黑。不知者以爲暑令未行。有何熱證。放膽薑附。塗炭生民。豈亦劫運使然耶。可哀也已。鎮海周君采山。極爲折服。遂以此說刊印。傳播遠近。元和金君篋齋。同邑周君二郊。秀水呂君慎庵。烏程汪謝城。孝廉桐鄉。陸定圃。進士。皆見而韙之。爰贅於傷寒。霍亂後。以論來者。

又曰。吐利汗出。發熱惡寒。四肢拘急。手足厥逆者。四逆湯主之。此陽虛之體。寒邪得以直入。而爲霍亂也。發熱惡寒者。身雖熱而惡寒。身熱爲格陽之假象。惡寒爲虛冷之眞諦也。四肢

拘急。手足厥逆者。陽氣衰少。不柔於筋。不溫於四末也。首重汗出者。爲陽有外亡之象。故徑用四逆湯。祛其既入之寒。而挽其將去之陽。若止見厥逆惡寒。四肢拘急。脈來沉細絃緊。面如塵土。瀉出不臭。雖屬陰寒。而無汗出之候者。但宜冷香飲子治之。寒主收引。故四肢拘急。乃筋強不能屈伸之謂。與熱證之轉筋迥殊。臨證極宜分別。苟或顛倒。誤施。禍不旋踵。又曰。既吐且利。小便復利。而大汗出。下利清穀。內寒外熱。脈微欲絕者。四逆湯主之。

此亦虛冷霍亂之候。四肢拘急。手足厥逆。虛冷之著於外也。下利清穀。脈微欲絕。虛冷之著於內也。虛冷甚於內。則反逼

其陽於外矣。故其外候。每多假熱之象。或煩躁去衣而欲坐地。或面赤喜冷而不欲嚙。或脈大虛絃而不任按。是皆元氣耗散。虛陽失守。甚加喘噦。最爲危險。惟四逆湯可以驅內勝之陰。而復外散之陽。但既吐且利之下。緊接曰小便復利。重申曰下利清穀。何其丁寧而鄭重耶。故讀者最宜著眼。洄溪所謂一證不具。卽當細審也。儻熱霍亂因暑邪深入而滯其經隧。顯脈細肢寒之假象者。必有溺赤便臭口渴苔黃之真諦。臨診慎毋忽焉。

又曰吐下已斷。汗出而厥。四肢拘急。脈微欲絕者。通脈四逆加豬膽汁湯主之。

尤拙吾曰。吐下已止。陽氣當復。陰邪當解。乃汗出而厥。四肢拘急。而又脈微欲絕。則陰無退散之期。陽有散亡之象。於法爲較危矣。故於四逆加乾薑一倍。以救欲絕之陽。而又慮濕熱之過。反爲陰氣格拒而不入。故加豬膽汁之苦寒。以爲嚮導之用。卽內經盛者從之之意也。

又曰。少陰病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主之。少陰病吐利。煩躁四逆者死。

寒中少陰。吐利交作。陰邪盛極。而陽氣不勝也。然先厥冷而後煩躁者。猶有陽欲復而來爭之兆。故以吳茱萸溫裏散寒。人參大棗益虛安中爲治也。若先煩躁而後四逆者。陽不勝

而將絕也。故死。此二條本少陰中寒。非霍亂也。然有類乎霍亂。既明霍亂之治。復列其類。證以廣其例。俾臨證不致眩惑也。

又曰。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必痛。口乾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寒邪化熱。傳入少陰。逼迫津水。注爲自利。質清而無滓穢。相雜。色青而無黃赤。相閒。可見陽邪暴虐之極。反與陰邪無異。但陽邪傳自上焦。其人心下必痛。口必乾燥。設係陰邪。則心下滿而不痛。口中和而不渴。必無此枯槁之象。故宜急下以救其陰也。夫既列少陰中寒二條於前。以明霍亂類證之治。

更附少陰急下一條於此者。以病係傷寒。迨既化熱。雖見脈微細。但欲寐之少陰證。而口乾燥。心下痛。自利清水。尚宜急下。其病非傷寒。脈不微細。神情瞽亂。而口渴。心下拒按之霍亂證。顧可以燥熱藥治之哉。內經以水液澄澈。清冷爲寒。此證雖自利清水。必熱而不冷。或小便赤短。審問之。自有分別。而仲聖於下利證。專以口渴與否。判清溫之治。尤爲簡當。臨證者當奉爲南鍼也。

此證最宜細辨。余嘗見一霍亂輕證。醫投涼膈散。次日下血而殞。謝城

千金要方曰。霍亂四逆。吐少嘔多者。附子枳朮湯主之。○治中

湯治霍亂吐下。脹滿食不消化。心腹痛。

病源曰。霍亂者。由人溫涼不調。陰陽清濁二氣有相干亂之時。其亂於腸胃之間者。因飲食而變發。則心腹疴痛。其有先心痛者。先吐。先腹痛者。先利。心腹並痛者。則吐利俱發。挾風而實者。身發熱。頭痛體痛而復吐利。虛者。但吐利。心腹刺痛而已。亦有飲酒食肉。腥膾生冷過度。因居處不節。或露臥溼地。或當風取涼。而風冷之氣歸於三焦。傳於脾胃。脾胃得冷。則不磨。不磨則水穀不消化。亦令清濁二氣相干。脾胃虛弱。便作吐利。水穀不消。則心腹脹滿。皆成霍亂。

熱霍亂流行似疫。世之所同也。寒霍亂偶有所傷。人之所獨。

也。巢氏所論雖詳。乃尋常寒霍亂耳。執此以治時行霍亂。猶腐儒將兵。其不覆敗者鮮矣。

又曰。霍亂而轉筋者。由冷氣入於筋故也。冷入於足之三陰。三陽則腳轉筋。入於手之三陰。三陽則手轉筋。隨冷所入之筋。筋即轉轉者。皆由邪冷之氣擊動其筋而移轉也。

轉筋有因熱因寒之異。須合兼證脈候而辨析之。

無病之人。亦有時患轉筋者。不過足受微涼。不足爲病。乃時醫專以轉筋爲邪入三陰。詎知三陽亦能轉筋。巢氏之論甚

明乎。謝城

又曰。乾霍亂者是冷氣搏於腸胃。致飲食不消。但腹滿煩亂。疔

痛短氣其腸胃先挾實故不吐利名爲乾霍亂也。

乾霍亂屬寒溼者固有之。挾食者亦或有之。亦有因寒溼而夾穢臭惡毒之氣者。故治法審非暑火爲患。不可誤用清涼。但宜芳香辛散以宣通之。其薑附椒巴等劑。勿輕信而妄試也。

醫道通治道。治國者必察民情。聽訟者必察獄情。用藥如用兵。爲將者必察敵情。爲醫者必察病情。民情得而政教行。獄情得而曲直分。敵情得則勝權獨操。可以寡克衆。可以逸待勞。病情得則生機在握。可以禦疹癘。可以挽造化。嗚呼。不辨虛實寒熱而治霍亂者。猶之棄其土地人民而

講戰守也故列病情第一

此道通乎道法固皆好察其情而後行也
其天者地者必察其情而後行也
行欲精行而道自分際情得則道自足矣
以道行而道自足矣
此道通乎道法固皆好察其情而後行也

隨息居重訂霍亂論第二

治法篇

海昌王士雄夢隱纂

伐毛

霍亂及痧脹疫癘諸惡證。初起卽解散其髮。細看如有赤色者。急拔去之。再脫其衣。細看胸背。如有長毛數莖。必盡拔之。

熱毒深入營分。髮爲血之餘。毒焰上炎。故見赤色。甚至硬如鬣。余嘗目擊之。宗姪承烈紹武。

取嚏

霍亂諸痧。皆由正氣爲邪氣所阻。故濁氣不能呼出。清氣不能吸入。而氣亂於中。遂成閉塞之證。濁氣最熱。泰西人謂之炭氣。

炭氣不出。人即昏悶而死。然呼出肺主之。肺開竅於鼻。用皂角末。或通關散。或痧藥吹入鼻中。取嚏以通氣道。則邪氣外泄。濁氣可出。病自鬆也。

刮法

取嚏不論有無。隨繼以刮。有嚏者。肺氣雖開。恐營衛氣機尙痺。當刮以宣之。無嚏者。肺既不開。尤必刮鬆衛氣。使已入營分之邪得以外泄。而病可鬆也。故肩頸脊背胸前脇肋兩肘臂兩腋灣等處。皆宜用綿紗線。或苧麻繩。或青錢。或瓷碗口。蘸菜油。自上向下刮之。以紅紫色綻方止。項下及大小腹軟肉處。以食鹽研細。用手擦之。或以指蘸清水撮之。景岳云。凡毒深病急者。非

刮背不可以五臟之系感附於背也。或以鹽擦背亦可。

焮法

營衛之氣爲邪氣所阻而不流通。則手足厥冷而腹痛。身有紅點而隱躍。此名斑痧。亦曰番痧。俗以其厥冷。謂之陰痧者。謬也。宜以燈心微蘸油。點火焮之。以燈火近肉。卽提起。焮焯有聲。病卽鬆。

刺法

玉衡曰。東南卑溼。利用砭。以鍼刺放毒血。卽用砭之道也。凡霍亂痧脹邪已入營。必刺出毒血。俾邪得外泄。然後據證用藥。可以望生。

第一宜刺少商穴。刺時扶病人坐直。男左女右。用力將其手臂從上捋下。捋其惡血聚於指頭。以油頭繩紮住寸口。用尖銳銀鍼在大指甲向裏如韭葉許刺之。擠出毒血。卽鬆。重者兩手竝刺。若神昏不醒。刮刺不鬆者。爲邪入心包絡。須撐開病人之口。看舌底有黑筋三股。男左女右。用竹箸嵌銚鋒刺出惡血一點。兩臂灣名曲池穴。兩膝灣名委中穴。以手蘸溫水拍之。露出青筋紅筋。若肌膚白皙者。則露紫筋。皆痧筋也。竝用銀鍼刺出紫黑毒血。其腿上大筋不可刺。刺亦無毒血。反令人心煩。腿兩邊硬筋上筋不可刺。刺之恐令人筋甲。案談往云。崇禎十六年有疔瘡。瘟羊毛瘟等疫。呼病卽亡。不留片刻。八九兩月。死者數百。

萬十月間有聞人曉解病由。看膝灣後有筋突起。紫者無救。紅則速刺出血可活。至霜雪漸凝。勢始漸殺。余謂此疫雖奇。殺人既速且多。然無非暑熱毒氣深入於絡耳。故輕者刺之可活。而霜雪凝。病自衰也。攷嘉興王肱枕。蚓菴瑣語。及桐鄉陳松濤災荒記事。皆云崇正十四年大旱。十五十六經年亢旱。通國奇荒。疫癘大作。合三書而觀之。其爲暑燥熱毒之邪。深入營分無疑矣。故委中之筋已突起。不待拍之而始露。詳載之以爲留心民命者告。轉筋證治凡刺法不過鍼鋒微微入肉不可深入。喉舌心腦胸腹腰脊等處勿誤聽愚人妄刺。否則立時隕命。

原本以下尙有管榮棠言桐鄉老人張德祥鍼法一節語。近奇誕案。素問刺法論。王冰所註二十四卷已不能復補。

而鍼經十二經明堂偃側人圖等錯舛偽謬遺傳久失王
憲外臺祕要已力言誤鍼之害凡鍼法鍼穴俱不錄存洵
爲卓識近世江湖間方技者流雖間或著效然皆詭祕荒
悖非王者之師也且夢隱亦非親見試驗究屬耳聞錄之
篇中貽害匪淺因從壽例刪之果盒

搗洗

生大蒜杵爛貼兩足心。吳茱萸一兩研末鹽滷和塗兩足心。

辣蓼草

八兩杵爛

木瓜

四兩

老酒

二斤

加水煎

乘熱搗慰患處

及手足徧

身

辣蓼草乃水紅花之別一種葉狹小而光兩面皆綠梗微

赤有節其味甚辛合六神麴及造酒麴皆用之雞生蝨但以此

草置鷄棲內卽愈

鹽滷頓熱淋洗併以手醮。摩擦其患處。

如無鹽滷作極鹹鹽湯可代也

案鹽散

風火化溼熱。平人常用鹽滷濯足。永無足疾。若路途患此倒

地者。但以病人兩腳浸湯桶中亦妙。

綿絮浸酒中煎滾。取出乘熱裹患處。

或以燒酒摩擦其患處

以軟散爲度。燒酒內入蟹螯末。力更勝也。腳不冷者。但以鹽

研細擦之。

水煎青布搗腳膝。冷卽易之。

柏葉杵爛裹之。併煎淋洗。

熨灸

主霍亂轉筋乾霍亂之屬寒者

炒鹽一包熨其心腹。令氣透。又以一包熨其背。待手足煖再服。

神香散一錢。寒重者再服。方見四篇或以吳茱萸食鹽各數兩炒熱。

包熨臍下亦妙。或以芥子研末和塗臍上。

胡椒七粒以布包之嚼碎納臍中。用膏藥封之。再以熱手按之。蓋

被臥少頃腹中熱有汗則寒邪散矣。甚者用回陽膏貼臍間。

方見四篇或以鹽填臍中。上蓋蒜片。艾灸二七壯。危甚者再灸臍兩

旁各開二寸之天樞二穴。臍上四寸中脘一穴。臍下寸半氣海

一穴。

外臺法以手挽所患腳大姆指當腳心急筋上灸七壯。

喻氏法凡卒中陰寒厥逆吐瀉色清氣冷凜冽無汗者用蔥一

大握以帶束緊切去兩頭留白寸許以一面熨熱安臍上用熨

斗盛炭火熨蔥上面俾熱氣從臍入腹甚者連熨二三餅又甚者再用艾炷灸關元氣海各二三十壯若腠理素疏陰盛逼陽而多汗者用附子乾薑回陽之不暇尙可熨灼以助其散越乎嘗讀仲聖傷寒論知病屬陰虛血少者概不可灸必陽虛氣弱者始可用灸今喻氏復辨陽虛者固宜用灸若陽虛至於外越者豈容再灸是亦發人所未發可補長沙之未及矣世之不別陰陽而妄施灼灸以傷人者豈特霍亂爲然乎吁可歎已又案凡腹雖痛極而喜得溫按脣口刮白者乃內虛陰寒之病宜用火灸切忌鍼刺若四肢雖冷而苦渴苔膩腹痛雖甚而睛赤唇紅或煩躁喜涼者乃熱鬱氣閉之證急宜刺血切忌火攻設不

辨明而誤用之。禍皆反掌。

偵探

生黃豆細嚼不腫者痧也。既可試病。亦解痧毒。生芋亦可。
大赤雄雞一隻。放病人腹上。以雞口朝其面。雞即伏而不動。痛
止。雞自跳下。亦治尸厥中惡。
神清而嚼薑不辣者。真寒證也。

策應

新汲井水。百沸天泉。各半和服。名陰陽水。瀕湖曰。上焦主
納。中焦腐化。下焦主出。三焦通利。陰陽調和。升降周流。則臟腑
暢達。一失其道。二氣淆亂。濁陰不降。清陽不升。故發為霍亂吐

利之病。飲此卽定者。分其陰陽。使得其平也。案汲井泉以上升。天雨水而下降。故汲者宜新。而降者宜熟也。以之煎瘧疾藥。蓋取分解寒熱之邪。而和其陰陽也。

東壁土 煮汁飲 聖濟

鍋底墨煤 竈突上墨煤 各五分 百沸湯急攪數千下以椀覆之

通口服一二口 經驗

生扁豆 研末 入醋少許。新汲水和服 普濟

絲瓜絡一片 白霜梅肉一錢 併核中仁用 其研爛。新汲水調服。 廣筆

記

梨樹枝 煮汁服 聖惠

海桐皮 煮汁飲 聖濟

路旁破草鞋 去兩頭洗三四次 水煎服 事海文山

生藕 搗汁飲 聖惠

陳倉米 煮清湯稍稍飲之。治霍亂大渴 永類鈴方

冬瓜 水煮清湯俟涼飲之。 半癡 案陳倉米雖云清熱止渴。惟

霍亂已止者。服之為宜。若邪勢方張。吐下未平之際。尚嫌其守。

冬瓜甘淡微涼。極清暑溼。無論病前病後。用以代飲。妙不可言。

即溫溼暑疫瀉痢諸病。皆可用也。

蘆根 麥冬 水煎服。 千金 案單用蘆根煎飲亦止煩渴。或與

竹葉同煎更佳。

梨肉 煮湯服。渴甚搗汁飲。夢隱

蘆菔 煮湯服。或生嚼燕汁吐去渣。夢隱

生綠豆 急火煎清湯涼服。夢隱

枇杷葉 刷去毛 濃煎徐飲。此方不但解霍亂之渴也。若深冬采之。

刷毛洗淨切碎。淨鍋炒乾。瓷餅密收。常以代茗。可杜暑溼時疫。

及噎呃諸病。夢隱

雄雞矢白 臘月收之。為末。水和。溫服。金匱 以下治霍亂轉筋。

地漿 掘乾淨地作坎深三尺。以新汲井水沃入。攪之。少頃取

清者飲三五杯。千金 案羅謙甫云。霍亂乃暑熱內傷七神迷亂

所致。陰氣靜則神藏。躁則消亡。非至陰之氣不愈。坤為地屬陰。

隱息長言霍亂言
土曰靜順地漿作於陰地坎中爲陰中之陰能瀉陽中之陽也
愚謂得羅氏此言治霍亂已思過半矣蔣式玉稱其勤求古訓
洵不誣也

新汲井水 徐徐冷飲之外以一盆盛水浸兩足忌食熱物

救急良方 案果係暑熱熾盛用臘雪水尤勝

扁豆葉一握 搗絞汁一椀飲 廣筆記

桑葉一握 煎汁服 聖惠

木瓜一兩 水煎服餘湯浸青布裹其腓本方加桑葉七片尤

良 聖惠

龍腦薄荷 煎湯飲 聖惠 案有汗者此方勿服

青錢四十一枚木瓜一兩烏梅炒五箇水二錢煎分溫服。聖濟案此方專

治風木行脾之證。時行重感非所宜也。

鹽梅煎湯細細飲。如宜案方義與上同

垂死者用敗蒲席一握。切漿水一錢煎服。聖惠

百方不效困篤者用室女月經衣和血燒灰酒服方寸七。千金

案邪入已深故百方不效以此藥專走血室能引濁邪下行也。

原蠶砂一兩陰陽水煎澄清溫服。夢隱案蠶砂乃桑葉所化。

夫桑葉主息風化溼故聖惠方以之治霍亂轉筋也既經蠶食。

蠶亦主勝風去溼且蠶僵而不腐得清氣于造物者獨純故其

矢不臭不變色殆桑從蠶化雖走濁道而清氣獨全金匱以雞

矢治霍亂轉筋者。雞屬巽。雖不溺而矢獨乾。亦取其勝風溼以
領濁氣下趨也。蠶砂既引濁下趨。又能化濁使之歸清。性較雞
矢更優。故余用以爲霍亂轉筋之主藥。頗奏膚功。刷見治痧飛
龍奪命丹。用人中白一味。領諸藥迅掃濁邪。下趨陰竅。較他方
之藉硝以達下者。更覺貼切。故奏效尤捷。制方之義。可謂精矣。
至來復丹之用五靈脂。亦從雞矢白脫胎也。

霍亂轉筋大渴。苔黃汗頻。無溺者。西瓜絞汁飲。夢隱

凡陽氣遏抑在內。雖然證亦無汗。西瓜汁當慎用。此特標汗

頻二字最確當。謝城

渴而氣機不舒者。金銀花。蒲公英。絲瓜。葉絲瓜。竝可搗汁服。

或用乾者煎湯亦得。夢隱

渴而膚有赤色者。益母草或紫花地丁搗汁飲。或以乾者煎

湯服亦可。夢隱案紫花地丁亦名如意草。主清血熱。生嚼之。味

甘。不作草氣。故可同諸草木葉咀食充饑。悉無草氣。洵救荒之

仙草也。附及之以為世告。

菽麥焙燥。去殼取末三錢。涼開水調服。簡便方以下治乾霍亂

梔子二七枚燒研。酒調下。肘後

鹽一撮。放刀上用火炙透。熱童便和服。或以新汲水和服。少

頃即得吐下而氣通矣。柳州

益母草一兩。煎湯少投生蜜俟溫服。醫通

馬蘭根 細嚼嚥汁 壽域

劉寄奴 煎湯溫服 聖濟

桃葉 煎湯溫服 外臺

石菖蒲一兩 杵汁和水服 聖惠

烟管中油俗呼烟油取豆大一丸放病人口內搨水灌之下嚥即活

有堂

蕪菁子 煮汁飲 集簡

黑大豆 生研水服方寸七 普濟 案今人以黃豆試痧本此

垂危者用生芋一片放入病人口內嚥汁即甦甦後再喫幾片

取其寬腸去垢濁破血清痧毒也世傳飲油吞簪二方取其引

吐澄濁也。然油滋膩。禁澀。皆有流弊。吾不取也。

普洱茶 濃煎溫服。夢隱

淡海蛇 四兩 見芷 即勃脰一名地栗二兩切 水煮至海蛇烊。取汁溫服。夢隱

蘆葍 搗汁飲。夢隱

雄鼠矢 陰陽水下二七枚。夢隱 案經驗方有馬矢絞汁治乾

霍亂一方。雖取義燥溼降濁。然臭味惡劣。徑以穢汁灌人。亦覺

難堪。易以鼠矢較近人情。其功似亦稍勝也。

蘆葍葉 冬月挂樹上。或攤屋上。直至春前乾燥極透時。收入淨

壘密貯。每一兩洗淨。水煎溫服。夢隱 案此味竝治時行喉證。

諸般外感。瘧痢泄瀉。疳膨黃疸。水腫腳氣。諸病如神。物易功多。

價廉無損。家家可備以濟世也。

稻稈 濃煎溫服。夢隱

六一散 方見四篇 新汲水調下三錢。河間

紫雪 方見四篇下同 以下皆治邪深入絡以及干臟之乾霍亂霍亂轉筋

碧雪

絳雪 一名紅靈散

行軍散

玉樞丹

紫金丹

飛龍奪命丹 與外科飛龍奪命丹名同藥異外科之方用蜈蚣為君蜈蚣一名天龍能飛而制蛇因以名方治痧

之方用諸多寶貴香靈之品藉人中白駕輕就熟為使力能迅
歸穢惡之邪下趨濁道有馬到功成之捷效以駿馬有飛龍之
號故以案以上諸方皆有起死回生之力惟有力者卒不易得
名方

無力者貴不易購苟能量力合送或集資廣濟洵造福無涯矣

陳艾葉 煎湯服 外臺 以下治寒溼乾霍亂

紫蘇 搗汁服乾者煎飲 肘後 案此方治因食魚蟹諸水族而

腹痛吐利者皆效

橘紅 藿香 各五錢 煎服百一選方

薤白 煮湯服 獨行方

薑炙厚樸研 溫湯服三錢 挾暑者新汲水下 聖惠

丁香十四枚 研末沸湯和服 千金 案此治食蠓及水果太多

而痛瀉者竝效。

真神麴三錢

水煎溫服

夢隱

吳茱萸二七枚

砂仁一錢研泡湯吞下

夢隱

伽南香

涼開水磨取三分沸湯點服

夢隱

三聖丹

方見四篇下同
以下皆治陰寒霍亂

速效丹

蟾酥丸

姚氏蟾酥丸

霹靂散

回陽膏

以上數方亦須預備應用如合送
濟人須將病情叙明庶免貽誤

霍亂轉筋吐下已多。脈無氣短。大汗欲脫者。置好醋二三斤。於病人面前。將鐵器燒紅。頻淬醋內。使聞其氣。即可轉危爲安。足冷者。併搗生附子二兩。貼於涌泉穴。再按證用藥。以挽回元氣。不論寒熱二證。凡元氣欲脫者。皆當亟用。余屢試多驗。竝治產後昏暈。及諸病之神魂不安者。皆效。

紀律

一忌米湯。得穀者昌。百病之生死。判於胃氣之存亡。猶之兵家餉道。最爲要事。惟時邪霍亂痧脹。獨不然者。以暑溼穢惡之邪。由口鼻吸入肺胃。而阻其氣道之流行。乃否塞不通之病。故濁不能降。而腹痛嘔吐。清不能升。而泄瀉無噎。或欲吐不吐。欲瀉

不瀉而竊踞中樞。苟不亟爲展化宣通。邪必由經入絡。由腑入臟。而滋蔓難圖矣。凡週時內一口米湯下嚥。卽脹逆不可救者。正以穀氣入胃。長氣於陽。況煮成湯液。尤能閉滯隧絡。何異資寇兵而齎盜糧哉。惟吐瀉已多。邪衰正奪者。猶之寇去民窮。正宜撫卹。須以清米湯溫飲之。以爲接續。不可禁之太過。反致胃氣難復。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物性中和。莫如穀矣。爲生人之至寶。乃霍亂痧脹邪勢方張之際。不可一試。米湯如是。况補藥乎。其霍亂間有得溫補而愈者。是中虛之霍亂。非時行之霍亂也。須知中不必皆虛。虛不必同時而病。病不必皆成霍亂。旣同時而病霍亂。豈非外邪爲患。而

流行漸廣。遂成疫癘。何司命者尙不識其病情耶。凡一病有一病之宜忌。先議病。後議藥。中病卽是良藥。故投之而當。硝黃卽是補藥。投而不當。參朮皆爲毒藥。譬如酒色財氣。庸人以之殺生。而英雄或以之展抱負。禮樂文章。聖人以之經世。而豎儒反以之誤蒼生。藥之於醫也亦然。補偏救弊。隨時而中。病無定情。藥無定性。顧可舍病而徒以藥之純駁爲良毒哉。

或云扶陽抑陰。治世之道。古聖以之立教。景岳以之喻醫。今人身不治。病亂於中。竟闕溫補扶陽。惟事清解助陰。毋乃偏任寒涼。將起後人之議乎。余曰。扶陽抑陰。大易原以喻君子。小人故章虛谷謂。但可以論治世。不可以論治病。惜章氏尙一聞未達。

也。夫人身元氣猶陽也。外來邪氣猶陰也。扶正抑邪。豈必專藉熱藥哉。如熱傷胃液。仲聖謂之無陽矣。然欲扶其陽。必充其液。欲抑其陰。須撤其熱。雖急下曰存陰。而急下者下邪也。下邪卽是抑陰。存陰者存正也。存正卽是扶陽。苟知此義。則易理醫理原一貫也。設但泥溫補爲扶陽之藥。而不知陰陽乃邪正之喻。雖滿腹經綸。無非是蒼生之羅網。治人治世無二致也。無以爲或又曰。丹溪謂人身陰不足。景岳謂人身陽不足。君以爲孰是。余謂人身一小天地。試以天地之理論之。陰陽本兩平而無偏也。故寒與暑爲對待。晝與夜爲對待。然雨露之滋。霜雪之降。皆所以佐陰之不足。而制陽之有餘。明乎此。則朱張之是非判矣。

或又曰。子言扶正卽是扶陽。則補陰補陽皆扶陽也。抑陰卽是抑邪。則逐寒逐熱皆抑陰也。顧專事逐邪不崇補正。得毋未合扶陽抑陰之旨乎。余因述先慈之訓以答曰。無論外感不可妄投溫補。卽內傷證必求其所傷何病而先治其傷。則病去而元自復。古人不曰內虛而曰內傷。顧名思義。則純虛之證殊少也。徐洄溪亦云。大凡人非老死卽病死。其無病而虛死者。于不得一。况病去則虛者亦生。病留則實者亦死。故去病正以扶陽也。余嘗謂人氣以成形耳。法天行健。原無一息之停。惟五氣外侵。或七情內擾。氣機愆度。疾病乃生。故雖在極虛之人。旣病卽爲虛中有實。如酷暑嚴寒。人所其受。而有病有不病者。不盡關乎

陽明先生語錄卷之三
老少強弱也。以身中之氣有愆有不愆也。愆則邪留著而爲病。不愆則氣默運以潛消。調其愆而使之不愆。治外感內傷諸病。無餘蘊矣。霍亂云乎哉。

不惜傾筐倒篋而出之。嘉惠後學之心至矣。讀此而猶不悟。請勿從事於此道也。隨園云。人之氣血有壅滯之處。則其壯者爲癰疽。而其弱者爲勞瘵。余嘗佩服以爲名言。今讀此論。與二語正相合。定州楊照藜素園

或又曰。經言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亦不然乎。曰。人身氣血原有強弱。強者未必皆壽。弱者未必皆夭。正以氣血雖強。設爲邪湊。而流行愆度。似乎虛矣。不去其邪。則病愈實。而正愈虛。馴致於

死雖強而夭折矣。氣血雖弱。不爲邪湊。則流行不愆。不覺其虛。卽爲邪湊。但去其邪。則病不留而正自安。雖弱亦得盡其天年矣。試看勇如賁育之人。身軀不覺其重大者。以正氣健行不息也。卒受癘邪。亦遂肢冷脈伏告斃者。以氣爲邪閉而血肉卽死也。所謂邪之所湊。其氣必虛者。當作如是解。凡治此證者。將急開其閉以宣通乎。抑從而下石更投補塞乎。不但癘證爾也。凡病未去而補之。則病處愈實。未病處必愈虛。以未病處之氣血皆挹而注於病處也。蓋所謂補藥者。非能無中生有以增益人身氣血也。不過具衰多益寡挹彼注此之能耳。平人服之尙滋流弊。况病人乎。故經言不能治其虛。焉問其餘。夫旣虛矣。尙曰

治而不曰補。可不深維其義乎。不但治人爾也。治家者若以積財爲務。有入而無出。甚則坎土穴牆以藏埋之。是故一人小積。則受其貧者百家。一人大積。則受其貧者萬家。雖然。吝者之積財。以爲久聚而不散矣。禍災之來。兵寇之攻。取百年之財。一日而盡之。安見其果不出也。治國者若以積財爲務。必至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是天下之財源。如人身之氣血。俾得流通。灌注病自何來。故因論霍亂而併及之。

吾叔於道光間輯裕後須知書以勵末俗。因采魏昭伯奢吝說一條頗招訾議。詎十餘年來其言輒應。可慨也已。至於治虛尤獨擅一時。憶丁巳春^烈年二十七。在上海患吐血。諸醫

用清火補陰等藥。久治不瘥。勢瀕於殆。返杭求診。投大劑參耆數服而痊。迄今無恙。且茁實勝於曩時。雖流離播越。尙能勝任也。今讀此論。謹書以識感佩之忱。紹武

今夏先生來申。適謨患身熱便瀉。口乾。幸能納食。仍強起任事。先生察脈絃大。曰。此憂勞過甚。元氣大虧之證也。投大劑參茯苓草防芍橘斛木瓜。旬日而痊。卽旋里省親。踰月抵滬。患寒熱。先生視爲暑溼類瘧。授清化藥。四帖霍然。但覺疲憊。仍以參耆甘槩等峻補而瘳。治虛獨擅一時。豈不信哉。歸安

陳廷謨半樵

二忌薑糖。徐氏云。如有暑邪。薑斷不可用。雖與苓連並行亦不

可也。况獨薑湯乎。惟初起挾寒者。或可量證略用些須糖助溼熱而膩滯滿中。誤用之。反爲穢濁之邪。豈幟矣。不但增其嘔吐已也。推而至於棗子龍眼甘草一切甜膩守滯之藥類。可知矣。三忌熱湯酒醴燥浴。此三者皆驅寒之事也。寒傷形則客邪在表。飲以熱湯酒醴。或煖房燥浴。皆可使寒邪從汗而解也。故表散寒邪之藥。每佐甘草薑棗之類。俾助中氣。以托邪外出。亦杜外邪而不使內入。若暑溼熱疫穢惡諸邪。皆由口鼻吸入。直傷氣分。而漸入營分。亟宜清涼疏瀹。俾氣展濁行。邪得下走。始有生機。不但辛溫甘膩一概忌投。卽熱湯酒醴燥浴。皆能助熱。煩之披猖。不可不嚴申厲禁也。

四慎痧丸。痧藥方最多。而所主之證不一。有宜於暑熱病者。有宜於寒溼病者。豈可隨便輕嘗耶。更有不經之方。羣集猛厲之品。雜合爲劑。妄誇無病不治。而好仁不好學者。廣製徧送。間有服之亦效者。大抵皆強壯之人。風餐露宿爲病也。概施於人多。致輕者重。而重者死矣。故服藥難。施藥不易。必也擇方須良。擇藥須精。刊列證治。須分寒熱。實心實力行之。斯有功而無弊焉。如酷暑烈甘之中。路途卒倒者。雖不可以霍亂痧脹名之。而其病較霍亂痧脹爲尤劇。設以泛泛痧藥治之。每致不救。或口鼻出血而死。此爲暑邪直入心包絡。必以紫雪灌之始效。然此藥貴重難得。有力者能備以濟世。必有善報也。凡陰虛內熱之人。

陶息居直言卷後記
或新產血去陰傷之後。酷熱之時。雖不出戶庭。亦有患此者。余見屢矣。詳三篇夢影中。

五慎延醫。醫之用藥。猶將之用兵。食祿之將。尙鮮其良。謀食之醫。宜乎其陋。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矣。語云。爲人子者。不可不知醫。要在平時畱意。知其有活人之術。而非道聽塗說者流。則有病時方可以性命託之。知其有用兵之才。而非惜死愛錢之輩。則有寇時方可以土地人民託之。噫。難矣。

六慎服藥。選醫難如選將。選得矣。或徒有虛名。而無實學。或飽學而非通才。或通才而無卓識。或見到而無膽略。或有膽而少周詳。皆不足以平大亂。愈大證也。故服藥如出師。聖人以戰疾。

竝慎也。然則如何而可服其藥耶。但觀其臨證時。審問精詳。心思周到。辨證剴切。方案明通。言詞忼爽。近情舉止落落大方者。雖向未謀面之人。亦一見而知爲良醫矣。其藥可服也。

七宜涼爽。霍亂痧脹。流行成疫。皆熱氣病氣醞釀使然。故房中
人勿太多。門窗勿閉。得氣有所泄也。蓋覆勿厚。總以病人不覺
冷爲度。昧者不知。強加衣被。而致煩躁昏瞶者甚多也。如樓居
者。必移榻清涼之所。勢劇者。宜鋪席於陰涼乾燥泥地上臥之。
熱氣得土而自消也。凡見路途卒倒之人。縱無藥贈。但能移之
陰處。卽是一服清涼散也。吐瀉穢濁。隨時掃除淨盡。毋使熏觸
病人與旁人。醫來時尤宜加意。否則臭難嚮邇。如何息心靜氣。

以辨證耶

八宜鎮靜。凡患急證。病人無不自危。旁人稍露張皇。病者逆謂必死。以致輕者重。而重者遂嚇殺矣。蓋人雖壽至百齡。未有不貪生畏死者。此人之情也。故近情之醫。雖臨危證。非病人耳聾者。必不當面言凶。親友切勿交頭接耳。以增病人之懼。婦女更勿顰眉掩淚。以致弄假成真。

九宜汎愛。凡患急證。生死判乎呼吸。苟不速爲救治。病必轉入轉深。救治而少周詳。或致得而復失。骨肉則痛癢相關。毋庸勉強。最苦者貧老無依。經商旅賈。舟行寄廡。舉目無親。惟望鄰友多情。居停尙義。解囊出力。起此危病。陰德無涯。定獲善報。

十保胎孕。凡懷妊於夏月而陡患腹痛者。雖在臨盆之際。先須握其手而指尖不冷。撫其額而身不發熱者。方是將娩之痛。否則卽是痧患。而痧藥類多妨孕。概勿輕試。余每以晚蠶砂及雪羹治之。無不立效。挾寒者。紫蘇砂仁香附橘紅之類可用。設患霍亂重證。先取井底泥傅心下及丹田。再用捲而未舒之嫩荷葉焙乾五錢。蚌粉減半。共研新汲水入蜜調服三錢。併塗腹上。名罩胎散。若係寒霍亂。用伏龍肝研末。水和塗臍方寸。乾卽再塗。服藥尤須加慎。一切傷胎之品均不可用。回陽膏亦不可貼。

附妊娠藥禁

便產須知云。蛇青蟻螫水蛭與蟲。烏頭附子及天雄野葛。

陔餘叢考卷之四十四

水銀暨巴豆。牛膝薏苡併蜈蚣。三稜莪。赭石。芫花。麝。香大

戟蛇蛻黃雌雄。砒石。火芒硝大。黃牡丹。桂。槐花。子牽牛皂角

同半夏。製透者。南星。膽製陳久者不思。兼通草。瞿麥。乾薑。桃。木通

鋼砂。乾菜。蟹爪。甲地。膽茅根。與。蠶蟲。

本草綱目云。烏喙。側子。羊躑躅。藜蘆。茜。草厚。樸。及。薇。銜。欒。根。

蘭。茹。葵。花。子。赤。箭。繭。草。刺。蝟。皮。鬼。箭。紅。花。蘇。方。木。麥。蘖。常。山。

蒺藜。蟬。錫。粉。礪。砂。紅。娘。子。硫。黃。石。蠶。共。蜘蛛。螻。蛄。衣。魚。兼。蚘。

蜴。桑。蟲。飛。生。及。樗。雞。牛。黃。犬。兔。驢。馬。肉。鱧。鱒。蝦。蟆。鼈。與。龜。

潛齋叢書云。甘遂。沒藥。破故紙。延胡。商陸。五靈脂。薑黃。葶藶。

穿山甲。歸尾。靈仙。樟。腦。續隨。王不留行。龜鼈甲。麻黃。川椒。神

麴伏龍肝。珍珠。犀角。車前子。赤芍。丹參。益母。射干。澤瀉。澤蘭。

紫草。鬱金。土瓜根。滑石自犀角至此雖非傷胎之藥然係行血通竅之品皆能滑胎非堅實之體

不可及紫葳即凌。輕用霄花。

猛厲之藥皆能傷胎。人猶知之。如薏苡。茅根。通草。厚樸。益母之類。性味平和。又為霍亂方中常用之品。最易忽略。不可不加意也。

十一。產後丹溪一代宗工。乃謂產後宜大補氣血為主。雖有別證。從未治之。景岳已辨其非矣。而俗傳有產後宜溫之說。不知創自何人。最為悖謬。夫產後陰血盡脫。孤陽獨立。臟腑如焚。經脈如沸。故仲聖專以養血消瘀為主。而石膏竹筴亦不禁用。若

夏令熱產。慮感暑痧。無病者。萬勿輕嘗藥餌。不但生化湯不可

沾唇。雖沙糖酒亦須禁絕。設有腹痛未審。是否兜痧。惟六一散

最為雙關妙藥。若明係痧證。或患霍亂者。按常法治之。如果熱

熾毒深。不妨仍用涼化。如無虛象。勿以產後而妄投補藥。如無

寒證。勿以產後而妄施熱劑。魏柳洲云。近時專科及庸手。遇產

後。一以燥熱溫補為事。殺人如麻。故治產後之痧邪霍亂者。尤

當兢兢也。

夏令產後若不感時症。生化湯不可不服。惟乾薑宜減用。而加以生藕汁較妥。果盒

十二善後。凡霍亂吐瀉。皆止。腿筋已舒。始為平定。若暴感客邪

而發者。即可向愈。口渴以陳米湯飲之。知饑以熱蘆菔熟息。此

或煮綠豆。或筍湯。煮北方挂麵。啖之。必小便清。舌苔淨。始可喫

粥飯鮑魚台鯨之類。油膩酒醴甜食新鮮補滯諸物。必解過堅
矢。始可徐徐而進。切勿欲速。以致轉病。若因伏邪而發者。未必
速愈。證勢雖平。尚多枝節。否則肢未全和。或熱不遽退。胸猶痞
悶。苔色不化。溺澀不行。此皆餘熱逗留。或治未盡善。亟宜清滌
餘邪。宣通氣道。勿以其不饑不食。而認爲吐瀉傷元。妄投補滯。
勿以其神倦肢涼。而疑作寒涼過度。妄進辛溫。良由深伏之邪。
久匿而不能盡去也。仍宜以輕涼清肅之品。頻頻煎服。俾其疏
瀹。自然水到渠成。待得知饑。然後以飲食如前法消息之。自愈。
其果因過服寒涼而便澹不已者。必溺清不渴。可以資生丸調

治之。

方見
四篇

適息居重丁

霍亂論

治法篇

三

此段皆名言也。因善後不得法。誤事者甚多。須熟復。初思食時。余嘗用鹽調藕粉。似亦頗妥。陳米湯亦不若綠豆湯爲穩。
謝城

乾霍亂痛止爲平。苔淨口和便堅。溺澈爲痊。飲食消自之法同上。

寒霍亂輕者得平卽愈。但節飲食。慎口腹可也。重者多兼正虛。一俟陽回熱藥不可再投。但宜平補元氣。如液傷口燥者。卽須涼潤充津。蓋病或始於陽虛。而大不最能奪液。不知轉計。必墮前功。飲食調理亦憑苔色便溺而消息之可也。陽同之後熱劑者甚詳。因過劑而誤事者亦時有之。此段語亦甚精。當謝城。

守險

霍亂時行。須守險以杜侵擾。霍亂得愈。尤宜守險以防再來。昧者不知。徒事符籙。以爲擁兵自衛之謀。良可慨已。縱恣如常。效彼開門揖盜之愚。尤可笑也。苟欲禦亂。略陳守險之法如左。一人烟稠密之區。疫癘時行。以地氣旣熱。穢氣亦盛也。必湖池廣而水清。井泉多而甘冽。可藉以消弭幾分。否則必成燎原之勢。故爲民上及有心有力之人。平日卽宜留意。或疏濬河道。毋使積污。或廣鑿井泉。毋使飲濁。直可登民壽域。不僅默消疫癘也。此越險守疆之事。爲禦亂首策。非吾儕仰屋而談者。可以指揮而行也。

一當此流離播越之時。卜居最宜審慎。住房不論大小。必要開
爽通氣。埽除潔淨。設不得已而居市廛湫隘之區。亦可以人工
斡旋。幾分稍留餘地。以爲活路。毋使略無退步。甘於霉時受溼。
暑令受熱。平日受穢。此人人可守之險也。無如貪夫徇財。愚夫
忘害。嬉玩泄沓。漫無警省。迨揮霍掠亂。突如其來。手足無措矣。
一昔范文正公每就寢。則思一日之食。與所行之事。能相準否。
雖朝齋暮鹽。貧不能自給。而每慨然憂天下之憂。以其志行磊
落。足以紀綱人道。而豈腴然爲飲食之人哉。嗚呼。此六十四字
爲故人宜春袁蓮芾布衣跋。余飲食譜之絕筆也。跋未竟。未便
刊於譜。故列以爲霍亂守險之一策。因近人腹負者多。厚味腊

毒。臟腑先以不清。故穢濁之邪。易得而乘之。同氣相求。勢所必然之事。若能效法先賢。不徒爲飲食之人。以其餘資。量力而行。疏河鑿井。施藥救人。歛埋暴露。掃除穢惡諸事。不但保身而杜病。吾聞積德可回天。不僅可禦霍亂也已。

一。祖父家訓。不許供設神像。遵聖人敬而遠之也。余性尤不佞佛。生長錢塘。天竺山未嘗一到。雖食貧居賤。而最惡持齋之說。先慈聞而責之曰。兒自命通脫。何亦效迂儒口吻乎。夫澹泊自甘者。有幾人哉。雖以聖賢言行教之。其如從而勿改何。蓋愚人必動之以禍福。惕之以報應。而始畏慕勉行也。故具不得已之苦心者。假神道以設教。創持齋之日期。誘而掖之。斡旋不少。試

看疫癘流行之際。僧尼獨鮮死焉。此其明效也。余敬聽而識之。屢試不爽。益歎母訓之非誣。故夏月款客。惟用海味乾肉魚蝦之類。閒或爲賓。託言茹素。亦藉以節主人之費。但擇輕清平淡者而食之。追憶生平未患痧證。敢以此法。公諸同世。其享太餽之福也。

一造酒麴者。必取諸草汁以和米蘖而成。凡草初出之兩葉尖者屬陽。性烈而味辛。可以造麴。初出之兩葉圓者屬陰。性涼而味酸或苦。皆不中用也。故酒性純陽。大冷不冰。造酒之屋。木尙漸腐。生物酒浸。皆能漸熟。不但能腐人腸也。然嚴寒之令。略飲可禦風寒。卒犯飛尸。溫服可祛陰氣。若縱飲無節。未有不致病。

者。又惟夏月爲尤甚。宋劉元城先生云。余初到南方。有一高僧教余。南方地熱而酒性亦熱。况嶺南烟瘴之地。更加以酒。必大發疾。故余過嶺。卽闔家斷飲。雖徧歷水土惡劣。他人必死之地。余闔家十口皆無恙。今北歸十年矣。無一患瘴者。此其效也。蘇文忠公云。器之酒量無敵。今不復飲矣。觀此則妄人所謂酒可以辟瘴疫者。豈非夢譫。夫瘴疫皆是熱濁穢毒之氣所釀。同氣相求。感受甚易。且酒之溼熱久蓄於內。一旦因邪氣入之。而併爲一家。其勢必劇。其治較難。其愈不易。縱性耽翹。藪甘醉死。而不辭者。夏令必須戒飲。或不屈死於揮霍撩亂之中也。一頤生之道。易經始發之。曰節飲食。孔子曰。食無求飽。應休璉。

云量腹節所受。陸放翁云。多壽祗緣餐飯少。隨園詩話云。不飽
眞爲卻病方。蓋饑飽勞逸。皆能致疾。而飽煖尤爲釀病之媒。故
神農氏播穀之餘。卽收藥味。有熊氏垂裳之際。聿著方書。而世
俗罕知。因強食致病者。不勝縷述。緣人身之氣。貴乎周流無滯。
則濁降清升。雖感客邪。亦潛消默化。而不能留著爲病。惟過飽
則胃氣壅塞。脾運艱遲。偶吸外邪。遂無出路。因而爲痧。脹成霍
亂者最多。故夏令不但膏粱宜屏。雖飯食且然。况無故喜服參
藥。妄食膩滯之物。如龍眼蓮子。以圖補益。而窒塞其氣機哉。設
犯痧穢之邪。多致不救。今夏有諸賢。余小坡進士。窟難來申。與
余親家褚子耘茂才比屋而居。亦知醫。爲人視病。歸啖蓮子一

殘畢。卽覺不舒。尋卽吐瀉轉筋。欲請余診而不及。以邪氣得補。無從宣泄。逼其深入。故告危如此之速。猶之賊來而自棄其險。閉城以待斃也。嘻。可悲已。

過飽不可。過饑亦不可。不飽非饑之謂。宜知之。謝城

一鰻鱧性熱助陽。鼈性寒滋陰。然或有毒者。夏令更有蛇變者。尤勿輕嘗。卽無毒者。其質味濃厚。膩滯難消。如吸外邪而誤食之。皆難救治。市脯尤覺穢濁。咸宜杜絕。

因食鰻鱧而霍亂者。余見甚多。謝城

一瓜果冰涼等物。雖能滌熱。過食驟食。旣恐遏伏熱邪。不能泄越。又慮過度而反爲所傷。竝宜撙節爲妙。若口不渴。汗不出。溺

不赤者。諸冷食皆在所忌也。

一冬夏衣被過煖。皆能致病。而夏月爲尤甚。旣因煖而致病矣。或又因病而反畏寒。以熱鬱於內。而氣不宣達也。再加蓋覆。則輕者重。而重者卽死矣。竟有死已許久。而旁人未知者。年來聞見甚多。此如開門揖寇。城已陷。或有尙在夢中而不覺者。可歎也已。亦勿過於貪涼。迎風沐浴。夜深露坐。而至開窗。皆自棄其險。而招霍亂之來也。不可不戒。

一食井中。每交夏令。宜入白礬。雄精之整塊者。解水毒。而辟蛇虺也。水缸內。宜浸石菖蒲根。降香。

一天時潮蒸。室中宜焚大黃茵陳之類。亦可以解穢氣。或以艾

搓爲繩點之亦佳

一用川椒研末。時塗鼻孔。則穢氣不吸入矣。如覺稍吸穢惡。卽服玉樞丹數分。且宜稍忍饑。俾其卽時解散。切勿遽食。尤忌補物。恐其助桀爲虐。譬姦細來而得內應也。

一無論老少強弱之人。虛實寒熱之體。常以枇杷葉湯代茗。可杜一切外感時邪。此葉天士先生法也。見醫案存真。然必慎起居。節飲食。勿謂有葉先生法在。諸可廢弛也。

一無論貧富。夏月宜供饌者。冬醃乾菜。盧菘。芹。筍。鳧。苳。絲。瓜。冬。瓜。瓠。瓠。豇。豆。紫。菜。海。帶。海。蛇。大。頭。菜。白。菜。菘。菜。及。綠。豆。黃。豆。所。造。諸。物。人。人。可。食。且。無。流。弊。肉。食。者。鄙。焉。知。此。味。嗚。呼。苟。能。常。

附錄九言看傳言
齧菜根。則百事可做。豈但性靈不爲汨沒。足以禦揮霍撩亂之
災乎。

揮霍撩亂。突如其來。集餉徵師。動需時日。莫若乘其初發。
何難一擊而平。爰備載伐毛取噓。刮粹刺揭。急救諸事宜。
於前復詳偵探策應紀律。守險諸機。要於後。雖婦豎一覽。
咸知禦禦之方。既可各保身家。而厲氣莫能張其焰。或可
不蹈兵馬過籬笆破之諺也。故列治法第二。

霍亂括要 附錄

道光紀元。水運風木。司天相火在泉。夏秋霍亂大發。經云必先歲氣。毋伐天和。爰引古方。擬撰七言。附以管見。爲司命者之一助。

蘭陵岳晉昌撰

暑溼風寒。飲食傷。三焦失道。夏秋行。厥陰風木。司天盛。濁氣清。陽亂胃腸。

夫六氣之邪。燥氣發霍亂。少風邪發霍亂。輕若暑火挾溼邪。爲熱霍亂。寒挾溼邪。爲寒霍亂。霍亂多兼飲食過飽。乃發。亦有觸穢惡發者。靈樞經曰。更實更虛。其氣乃居。食入則胃實而腸虛。食下則腸實而胃虛。若飲食多飽。脹則腸

胃俱實。氣閉不得升降。作吐瀉矣。

吐瀉轉筋。手足寒。心煩熱渴。左金安。二苓滑澤。分清濁。溫膽藿香。嘔痞寬。

猝然痞痛。吐瀉轉筋而發。霍亂者。多因清氣濁氣亂於腸胃也。若腕痛者。病在上中焦。先嘔後瀉。若腹痛者。病在中下焦。先瀉後嘔。先轉筋後吐瀉者。輕。先嘔瀉後轉筋者。重。蓋霍亂症。手少陽三焦俱病。上焦不入則吐。飲食不納。中焦不運化則痞痛。下焦不分則大便瀉。小便不通。若吐瀉而手足溫。不渴兼太陰者。順。吐瀉而參蚘消渴。手足厥冷。兼厥陰者。險。吐瀉而煩渴。腰痛。失音氣急。兼少陰者。危。至

於手掌紫冷。厥冷至肘膝。冷汗出。直視發呃。吐瀉。小便不通。煩躁氣急。脈微欲絕。或浮虛欲散。此三焦厥陰少陰俱病。逆症危急。凡治吐瀉轉筋。痞痛腸鳴。煩渴參蚘。眩陷失音。手足厥冷。爪紫脈伏。或微者。卽用左金湯和陰陽。治嘔瀉。因川連入心胃。清暑除煩渴。治熱嘔瀉也。吳茱萸入肝腎。去寒降濁氣。除手足厥冷轉筋。右關尺瀉伏。治寒嘔瀉也。其黃連吳茱萸分兩。隨寒熱輕重配合爲要。合溫膽湯加藿香。通痞治嘔。再合猪苓湯去阿膠。加水通利小便止瀉也。井水河水各一杯。煎至一杯。分兩次服。服後毋多飲。多飲則連藥吐出。不得藥力矣。此夏秋霍亂症治法。若冬

令及春初霍亂症當宗傷寒論霍亂門張長沙諸方治法也。

先針手紫木通經。暢痞分疎小便行嘔瀉漸安無喘躁肢溫脈復轉回春。

經經絡也凡吐瀉轉筋手爪紫甚者手掌皆紫內加木通外當針刺通經血以洩邪凡治吐瀉法當化滯通痞以止嘔分消利小便以止瀉先服藥不嘔後小便通利則吐瀉止手足厥冷漸溫六脈漸復正回卽生矣雖吐瀉已止而煩躁氣喘爲暑邪未解陰陽未和有邪正兩脫之危但盛夏霍亂煩熱性躁者日夜赤身不衣當風而卧則暑邪鬱

悶無汗喘躁而危。又有恣飲冷水吐瀉不止。肢冷發呃。冷汗脈脫。則斃。至長夏吐瀉汗多。正氣易脫。深秋吐瀉汗少。伏邪難達。治當活變。

嘔瀉頻頻。語失音。肢寒煩渴。汗淋淋。沈微欲絕。浮虛散。救脫連苓四逆參。

霍亂吐瀉連次多不止。手足寒至肘膝。冷汗淋淋。指爪青白。目眊低陷。失音呃短。脈沈微欲絕。或浮虛欲散者。此三焦厥陰俱病。少陰逆症。更兼口渴煩躁。用茯苓四逆人參湯。加川連。既濟法。冀幸服後。身溫躁止。脈微續。轉細緩者。陽回卽生。若更兼微煩微渴者。用茯苓四逆加麥冬。冀幸。

陰息是重言暑候言
痞通嘔止瀉多空用枳芩連入理中。瀉止痞堅頻嘔噦熱煩半
夏瀉心功。

吐瀉轉筋諸症用左金合溫膽猪苓湯去阿膠加藿香木
通服後痞通嘔止而瀉多不止轉用理中加枳殼黃連茯苓
六一散治之若吐瀉轉筋諸症服左金溫膽複方後小
便長瀉止而痞悶煩熱嘔噦渴不止者轉用半夏瀉心湯
去棗加枳殼厚樸橘皮藿香竹茹治之

調和霍亂陰陽水汗少香薷哂柿丁止渴蛔梅清暑土承先哲
治在靈通。

吐瀉汗少加香薷吐瀉用鮮黃土清暑安蛔舌紅用鬱金

涼心營昏煩乃暑邪閉氣加鮮石菖蒲開心陽若呃加丁香柿蒂脘腹痛甚加延胡木香若消渴參蚘加烏梅若轉筋甚加木瓜但木瓜烏梅氣味酸收宜少用多則恐小便不利至於黃連湯加吳茱萸蘆根隨症參用瀉止嘔數日不止旋覆代赭湯或合左金或合溫膽每年氣運不同西北東南高卑不一必須靈通活變不可拘泥執一

左金湯方

川連

或生或炒隨酌

吳茱萸

湯製半夏

茯苓

陳皮

甘草

枳殼

竹茹

加藿香

猪苓湯方

猪苓 茯苓 滑石 澤瀉 去阿膠 加車前子 木通

半夏瀉心湯

加枳殼 厚樸 陳皮 藿香 竹茹 去大棗

理中湯方 應投理中四逆之症務宜加意審察

黨參 三錢 白朮 一錢 炙甘草 三分 乾薑 五分 茯苓 二錢 枳殼 一錢

川連 三分

茯苓四逆湯方

附片 八分 乾薑 三分 東洋參 一錢 炙甘草 三分 煩渴加川連 三分

口渴加麥冬 二錢

藿香左金丸方

藿香 五錢

吳茱萸 四錢

川連 三錢

鬱金 二錢

枳殼 二錢

厚樸 二錢

製半夏 二錢

砂仁 二錢

茯苓 二錢

猪苓 二錢

車前子 二錢

六一

散 三錢

其研細末香薷生薑木通各一兩煎湯滴丸每服一二

錢開水送下輕二服重加之